

# 永恆的藝術之橋

## 長憶徐悲鴻教授

● 朱懷新

### 繪畫學養跨越中外

橋，是溝通被阻隔兩端的通道，每個人從小通過不同的橋，從東到西，從南至北，走向不同世界，走向年老。橋，也是現實生活與回憶的聯繫，它不時地在您的記憶中喚出美好的一頁。

一九三八年我考入遷到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藝術系，認識了徐悲鴻先生和不少悲鴻先生的桃李，其中有比我早進校的俞雲階（後來是我的丈夫）。也知道了悲鴻先生家鄉在宜興，有座叫屺亭橋的橋畔。

徐悲鴻先生精通中西繪畫，他的大幅創作，田橫五百士、愚公移山、九方皋、奔馬等作品，把西方繪畫引入中國畫，融匯了中西文化。美術教學上他要求學生「致廣大盡精微」，從宏觀認識、理解藝術世界，微觀學好中西繪畫。那時徐先生十分活躍，奔波海內外，以他富有特色的畫展，為拯救祖國愛民賑災籌款。他確實是近代藝壇傑出偉大的畫家，是有開創性的美術教育家。

處於國難時期，徐先生的生活很儉樸艱苦，他住在學校宿舍，晨起夜晚繪畫寫字，就在我們的教室裏。笑談聲中和學生打成一片，在青年學生心目中他鞠躬盡瘁，是一位親切慈祥理解人心的良師益友。引導哺育我們這群酷愛藝術的青年學生，以自身這座橋身讓我們走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藝術之橋上。

### 淡泊明志關心學子

俞雲階有幸，常尾隨徐悲鴻先生身傍，親聆教益。他曾得徐悲鴻先生所賜「勇猛精進」四個大字的大橫幅，這幅墨寶，自一九三八年至俞雲階一九九二年謝世。一生相依，是俞雲階和他的家人，克服困難的座右銘。同時，他還珍藏著徐先生寫于沙坪壩的條幅：「此夕晴空倍好看。臨窗惟覺月光寒，盤餐燈火艱難甚，空對瓶梅食餅乾」。顯示了徐先生甘于淡泊無畏無懼的樂觀精神，受到感染和教育。

後來徐先生工作，生活在沙坪壩隔江相望的磐溪中國美術院，那時嘉陵江上沒有橋。往返渡江、驚濤拍岸，靠的是小小橫渡木船。然而磐溪有徐悲鴻先生，又陳列著徐悲鴻先生的大量創作，總不能阻擋學生們「朝聖」心情。我與俞雲階多次去磐溪，接受教益，俞雲階在磐溪另一山谷裏的國立藝專工作時，我選在青木關山凹裏，也不辭辛苦，回到沙坪壩母校，去磐溪偕同俞雲階去拜見徐悲鴻先生。有次從磐溪回沙坪壩母校途中，竟然與徐悲鴻先生和廖靜文女士（後來是徐師母）共同搭乘一隻小渡船，飄浮在嘉陵江水流湍急的浪花中。徐悲鴻先生那天精神煥發，穿著學生們非常欣賞的毛藍布銅鈕扣長衫、西褲、……瀟灑、別緻。

在渡船上，徐悲鴻先生不僅隨時指引我們仔細觀看岸邊岩石和川竹的特徵。談論畫法，還春風滿面，以長者身分，戲呼我與俞雲階要「吃糖」吃「喜酒……」。

時隔不久，在我們的婚禮禮堂的牆壁上，出現了徐悲鴻先生所贈的一幅「雙貓、竹、石、意綿綿……」等佳作。由於徐悲鴻先生藝術之橋的引渡，我與俞雲階相認、相知、相愛……徐悲鴻先生正是我們的幸福之橋。

徐悲鴻先生逝世後，我們反復含淚閱讀先生大量來信，字裏行間，洋溢著對我們的是親切、關懷，還常指正寄去畫照上的優缺點，甚至用筆勾出應如何畫法，遺憾的是經過「文革」已喪失殆盡。

俞雲階偶而發現夾在書籍裏幸存的二封徐悲鴻先生來信，慎重檢出贈送給上海博物館保存了。這是七十年代的事，當時館長是沈之瑜。

### 岷亭橋畔悲鴻留跡

一九八五年，紀念徐悲鴻先生九十誕辰過後不久，我與俞雲階應宜興市政府之邀，為徐悲鴻先生家鄉作畫，來到宜興岷亭橋。有關人士向我們介紹岷亭橋和徐先生故居，由於時代變遷，拓寬河道，舊橋，和沿河道路。徐先生故居遺址，已大部分淹沒在河水中。

據當地老農介紹：岷亭橋原來是座古老的石拱小橋，徐先生的故居就在東岸橋畔，黑瓦泥牆裏面有一間普通平房和小閣樓，屋後有塊小園地，園內的後方另有間小瓦屋，是徐家讓給一家貧苦人居住。徐先生故居北面，傳說以前有個石碑坊，再向北是片義塚地……這些荒涼景象，早不存在。

但徐悲鴻先生童年時，家境貧寒，為了取煙做墨，曾爬上屋頂，在煙筒出口處，雙手捂住冒出的黑煙作為繪畫的材料。以後為養家謀生，身兼數校上課，宜興女子初級師範、始齊小學和彭城中學，出入荒涼之地，往返步行岷亭橋上，留下了徐先生胸懷大志，勤奮治學的步履！

我們也去過徐悲鴻先生少年時代，常去遊玩的岷山，高度僅五、六百公尺，據說原有個岷亭，不知何時被毀。傳說「岷山是不生長草木之山，山裏是石塊，僅表面淺淺覆蓋著泥土」。

然而就在我們漫步岷山腳下，所見遍佈茸茸綠草，夾雜翠柏蒼松，還有一種紫色五角形的野花，美麗極了。更喜人的我們還在小

花上捉到一只青色的螳螂擺出擋車姿態，生機勃勃……現在這裏已是宜興青少年春秋旅遊之地，步隨徐悲鴻先生的足跡，在平凡中尋找不平凡的美麗與生趣。

我們還聽了宜興的一些民間故事，其中有一則周處除三害的故事。周處斬蛟射虎，改正自身惡習從善如流。一直在當地傳誦，極有教育意義。聯想徐悲鴻先生繪畫創作，常取歷史題材，原是有著深厚源遠流長傳統的文化啊！

### 故居遺址寫生懷師

我們繞著已改成公路橋的圯亭橋東西岸，觀看徐先生故居遺址。

現在圯亭橋東畔，是一大叢深翠色的大樹，樹叢下建了較新的民宅，寬暢的河道，船隻、橋面車輛、人群穿流不息，圯亭橋舊貌變了新顏……我們若有所失？是人們遺忘了徐悲鴻先生？不，完全不是這樣，在現場寫生的幾天，人民群眾對徐悲鴻先生難以忘懷的熱愛。深深的教育了我們，更增添了對老師的懷念。

我們攜帶油畫箱，提著長寬近二米乘一米的大畫布框，……轟動了兩岸老少居民，長長陪伴我們，異口同聲重複的說「是來畫油畫的、畫徐悲鴻家鄉，徐先生是大畫家，畫的馬會奔、會飛、會活起來……」，爲了是在盛夏烈日陽下畫油畫，既要滿足圍觀群眾熱愛徐先生的熱情，又不能讓前呼後擁密密層層的人群遮去視線，我們選在河西岸一個通向河面的石階梯上，把畫架下端插入河水邊沿，二人同坐在石級上，面前是流動的河水，畫面不受阻擋，歡呼喜躍的人群，在石階上河邊沿，或蹲、或站、或坐地上，也有搬來長凳小椅……道道地地的是是一支自然結合的洋洋大觀的啦啦隊。

我們二人同時作畫，勾好主體位置輪廓，接著輪流以油畫刮刀，刮出大體色塊，二人交替休息，不讓畫面停筆，也許正是大熱天的熱，觀看群眾熱烈的熱，二人心頭的熱、相互感染交織……畫者與觀衆大家大汗淋漓。心頭都綻開著爲徐悲鴻家鄉作畫看畫喜悅之花。

寫生的第二天是星期日，人群有增無減，小朋友更多，忽然一艘小舟，載著二位有雅興來遊宜興的上海青年記者，登上岸來。他們說「老畫師銀髮在炎炎烈日下耀眼，吸引上岸來看看」「哦！是畫風景畫」。立即有人搶著說「是畫徐悲鴻家鄉的圯亭橋」「徐悲鴻是畫馬的大畫家，畫馬活起來，會奔、會飛……」。

青年記者們拖長了語調，「烈日炎炎下，有這麼兩位老人一同寫生，已是少見，還有這麼多揮汗如雨的人們看畫。這真是徐悲鴻大師家鄉的見聞啊」。

忽然更爲奇觀的來了隻機帆船，拖著一長列十餘艘貨運船，像條長龍從北向南，又一條長龍從南向北，小觀衆高呼「龍來了，龍來了……」不時的在耳邊響著「徐悲鴻畫的馬會奔、會飛……」

在滔滔河水上，一代代的傳呼著這自豪的，愉悅的呼聲。徐悲鴻先生的人生，藝術道路，正像河上穿梭航行的船隻，蛟龍、猛虎、奔馬、奔出運河，奔出長江，飛向大海，飛向世界。

寫生畫將近完成，構圖平正沉穩，有古樸雄渾的氣勢，一波一折，斑斕起伏，層次分明……。

幾天下來我已感到疲勞，俞雲階卻悶聲不響，沉著鎮靜，堅持不停一個人畫著，不一會，他突然的在畫面右下角勾出一隻剛剛劃過的小船。不僅造成畫面的平衡，也使周圍的靜物產生了動感，一樹一舍，一人一船，俞雲階信手拈來，寥寥數筆，色彩一塊塊的堆積上去，更增加了色彩醇厚含蓄的雋味，我問雲階：「吃力嗎？」

他瞪著眼說：「勇猛精進」「不能偷懶」。

一九八五年我們完成了「今日紀亭橋」把它留在宜興徐悲鴻先生紀念館。

俞雲階不忘在徐悲鴻先生家鄉作畫所受啟迪，根據記憶在一九八六年，為紀念徐悲鴻老師，又創作了「昔日紀亭橋」油畫一幅，在北京展出時深受好評。為中國美術館收藏。

## 百年一瞬藝術不朽

歲月匆匆，瞬間成夢……漫步歷史長河，每個人的人生，彷彿是一座座的不朽的橋樑，承接著一代一代的延續。

回想本世紀初徐悲鴻先生，踏過紀亭橋，跨出國門，已是七三年前的事。

我與俞雲階在宜興紀亭橋所繪。「今日紀亭橋」和俞雲階所作，「昔日紀亭橋」也是十年前的事。畫已成爲歷史畫，俞雲階離世也三年了。

也許正是紀亭橋畔出生了徐悲鴻先生，也許徐先生的桃李俞雲階畫了「昔日紀亭橋」和我們二人畫了「今日紀亭橋」，紀亭橋已不再是一座架構於小河道上的普通小橋，它紀亭橋被付予了歷史，文化的涵意。

同樣，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，發揚徐悲鴻藝術精神，一九九四年上海成立了「徐悲鴻藝術研究協會」，不久前傳來了宜興擴建徐悲鴻紀念館。

為了紀念徐悲鴻這位中國畫界巨匠，創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，開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活動，在紀亭鄉徐悲鴻先生誕生地，恢復重建故居等消息。

徐悲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時期，在國內外多處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。

在我撰寫此文的時候，從報紙上，電視中……以及漫步在南浦、陽浦……，大橋上，還時常讀到徐先生桃李俞雲階的當年學生和我們過去的學生，自世界不同的地點，佳績頻傳的信息。

是的，當年紀亭橋畔走出一位普通宜興人。為中國近代繪畫史構造了一座橋樑。俞雲階等這批當年徐悲鴻先生的桃李們，又爲中國現代繪畫歷史，營建了一座座橋樑。

今天，活躍在世界畫壇的當代中國畫家，不正是通過這一座座橋，走向了世界畫壇彼岸，衝向世紀藝術的閃光點嗎？

今天人們並沒有忘記，「昔日」的「今日」的舊橋，如今的不同紀念，不正是緬懷故人，過去曾有過的「橋」的故事。

本文作者爲大陸作家藝術家一九九五年二月廿八日於上海。